

山风吹过

□ 李海燕

想象中的山风，来自手机里的“大金佛山178环山趣驾”环线。

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卧在青绿的高低起伏间，镜头的摇移，不经意地展现出各种细节，比如，山林枝头的摇晃，像某首山歌的节奏。

山风从屏幕里，携着清凉与畅快，吹进了我的心里。于是，在我的心里，便生出一副幻象：山风穿行于林间，吹动这个季节盛开的金盏菊，把它们的天真绚烂带上；拉扯山里人的衣角帽檐，把他们平实真诚的欢乐带上；拨动古镇屋檐下悬挂的风铃，把碰撞发出的清脆音律带上。最终，山风徘徊在“178”环线的起点，等待前来探寻这条线路的客人。

真实的山风，在炙热的阳光下，穿梭于金山湖畔露营地——这是我们行走的起点。

这里的山风来自哪里？或许，金佛山和柏枝山是它的家乡，它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时时都想着出去逛逛。

它经过山间的观景台，拂起一个女孩的发丝，它觉察了女孩的心事，轻吟着安慰她放下烦恼；它路过满是回忆的天星小镇，爱上站在溪水里欢叫的孩子，水花溅起，落在孩子的脸上、身上，山风飘飘过去，不动声色地吻干了那些水渍；它掠过镶嵌于山间的金山湖，听见了旅行车里游人的感叹——这片碧绿太美了！它已听惯了外来的人们在惊艳之余用“碧玉”之类的词汇形容湖水，于是，它轻盈地在车窗外打了一个旋，提醒人们：它最了解这里的一切。

金山湖畔露营地，山风再次显现出各种形态。

它时而善解人意，轻抚露天坝里的人们热红的脸颊，适时为他们带来渴望的清凉；它时而调皮捣蛋，瞧，它俯下身，小跑着冲进人们特意在空地里搭建的遮阳棚，于是桌上的纸巾突然像蝴蝶般飘飞，有人忙着按住那只山风幻化的蝴蝶，却又不经意打翻了盛着小半杯水

的纸杯。

水顺着桌沿流下，像一条从山崖滑落的小溪。热情的龙老师正大声讲着他与许老师一路循着清凉的山风，在溪流边安营扎寨的故事。

热爱摄影的龙老师酷爱溪水。在许老师绘声绘色的描述里，退休的龙老师则像个孩童，咚咚的溪流能让他随时停车，然后兴奋地奔过去，在里面快乐地翻滚好几个回合。

不知为何，只要讲到溪流，我总是联想到山风。

也对，山风与溪流总是相伴而行，你看，那条无名小溪边，一枝新发的芦苇花上稳稳停着一只红色蜻蜓，那双有着大自然亲绘的精致网格图案的透明翅膀，正微微颤动着，那是山风温柔的抚摸。

二

在“178”环线，山风穿行的林间，有着太多大自然的馈赠。比如美丽的山花，珍贵的草药，还有大片的方竹笋。

金佛山方竹笋鼎鼎有名，是众所周知的南川名特产。其实，从植物学上说，方竹笋也并非南川一地所产，它们生长在中国南方，只是因为最早采集于金佛山而得名。

所谓“方”，据说这种竹笋的形态“外圆内方”——国人处世的至高境界，无意与之契合，饶是有趣。

有诗云：“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向食客传送“清欢”之意的笋，每每与春天紧紧相接。金佛山一带采笋，恰在巴渝暑气未消的初秋季节，也令一般人感到新奇。

方竹笋初秋出笋，自山上到山下，依次萌出。林间山风常常唤来阵阵山雨，雨水浸入土层，出笋更快更多。从9月上旬至10月上中旬，连续一个多月的时间，都是方竹笋的采收季。

“178”环线的民宿，还在沿袭古风煮油茶，若有客至，一定劝其多尝一尝。一碗风味独特的油茶，自带一段往事。

据说，早年的山民们在山野深处劳作，这碗有油有益又有茶的粗犷饮品，

能够让出力的人肚子不饿、腿脚有劲儿，外带不犯困。一碗有故事的油茶，让世世代代的山民开山辟路，有着停不下的勇气。

初秋时节背着背篓上山的采笋人，是不是都喝过一碗母亲或妻子亲手熬煮的油茶，然后在山风的陪伴下，开启一整天竹林里的劳作？

山风吹拂，一碗咸味的油茶，唤起了对过去的回忆。过去的故事，也是今天“178”环线游的一部分。

民宿、露营等留住了远方来客，山里原有的一切，都被时代赋予了新的意义。隐于大山深处，曾世代沉寂的村落，已然徐徐展开一幅关于乡村振兴的山水人文图。

我们尝试着采方竹笋，是在金佛山南坡。茂密的竹林遮蔽了午后刺眼的光线，竹梢随着山风的节奏摇曳，竹笋从掉落的满地笋壳中凸起，让人满心满眼都是它们。

然而，也不是每棵笋子都能采。就如一位喜欢采野蘑菇的朋友所说，什么东西都要“留后手”，把蘑菇小心翼翼地挖出来，还得像给小孩盖被子一般，把浮土和苔藓轻轻填上——只有如此，来年后才会有期盼。当地人在一些竹笋上穿了草叶，意在提醒采笋的客人，它们是特意预留，将来要长成竹的。

笋壳是嫩笋的保护衣，上面有细细的小刺，采笋人在刨去笋子基部的泥土后折断的一瞬间，会被笋壳轻轻咬一下，疼！

但这并没有让兴趣满满的外来客停下手里的动作，不多一会儿，便是满满一大袋。

这时，有人讨论起现采方竹笋的做法，龙老师拿起刚采的一棵笋，伸到她们跟前，让她们闻一闻那天然的清香。

见多识广的龙老师又打开了话匣子：“新采的笋呀，千万不要洗不要沾水，直接剥掉笋壳，切片，然后下锅炒，加点油盐就好，鲜得咧……”

原生的鲜味只需最简单的料理。在山民家里，现采现剥的鲜笋，直接烤熟就

能吃。

山风带来朴实美好的情歌。竹林里，世代长居于此的大爷婆婆对唱着。

这是山里流传已久的歌谣。我们听不懂他们究竟唱了什么，我们却为他们的歌声叫好。

有人说，其中一首歌，讲的是阿哥阿妹携手到竹林里采笋的情景。一把伞，一把扇，一人为另一人打伞，一人为另一人摇扇，约会的地方，就在日常劳作的那片竹林。曾经的爱情，就是这样简单。

遥远的岁月里，谁记下了那些曲子，谁记下了那些歌词，谁传下了那些直白热情的山歌？

没有人知道。就如时时在侧的山风，它看见了许多，听到了许多，记下了许多，千百年如一日。这或是永恒。

三

在“178”环线，山川、溪流、花草、树木，漂流、飞拉达、滑翔……山风，一切的倾力打造者之一。

三十多年来，山风与阳光，共同塑造了山王坪喀斯特国家生态公园里那一棵棵笔直挺拔、直耸入云的水杉树。没有人想到，这里曾是一片荒芜的“石头山”。

向往美好的人们向“石漠化”发起挑战，“用锤子砸，用钢钎敲，40厘米深的树窝，每人每天就要打二三十个。”作为数十年努力的回馈，“石头山”最终化为一片绿色林海。

如今，林间处处可见避暑纳凉的人，以及帐篷和吊床，儿童游乐设施也在逐渐完备。行至兴来，满头银发的许老师被快乐感染，瞬间化身顽童，在路边玩起了“水枪”，喷得几个人欢笑着闪躲。

山风见证并参与了轰轰烈烈的地壳运动，眼见沧海桑田，一片极有特色的生态石林慢慢形成，各种知名的和不知名的灌木环绕石林，彩色藤蔓悄然爬上了造型各异的石头。一块石头就是一个小世界，想象总是没有边际。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重庆市作协副主席、茅盾新人奖获得者。）

山里的味道

明月山

草木香山坡
花草香溪河
野果香枝头
松林香风沫
柴火香烟升
腊味香满桌
菜羹香润肠
老鹰茶香钵
质朴香民纯
山味香怡和

月亮的自嘲

邓盛勇

谁把月亮
画在薄薄的纸上
模糊了
阴晴圆缺
便定格了
岁月的唠叨

谁把月亮
挂在高高的天上
放下了
灯红酒绿
便远离了
红尘的喧闹

谁把月亮
藏在暖暖的心上
淡忘了
悲欢离合
便释怀了
此生的渺小

金佛山方竹笋三题

陈放平

秋物

金佛山方竹笋
每年八九月破土而出
山中热闹，笋农们
在两千米高海拔上劳作

金佛山特有的秋物
外圆内方，个头壮硕
植物界的金字塔
带露的大地之笔

朴实的笋农们
在林间赶着时间
尽管不知山外人
何等模样
他们配合默契

一根根接力棒
在天地间传递

嫁妆

在金佛山牵牛坪
我以个人的名义
表扬梁飞、老熊、小熊
三个特色农产品推介官

他们根据直播的订单
把现场收来的方竹笋
一根根精选、打包
每一盒寄走的笋包
都精致如嫁妆

大山秋天有喜
金佛山数十万亩方竹笋
在两月内陆续出嫁
每一株笋都属有缘人

梁飞、老熊、小熊
说着吉利的南川话
“让每株笋风光光地去
绝不让他们退回来”

苦力

从航拍镜头看下来
金佛山中竹海汹涌
山路蜿蜒，隐约其间
一个个笋农卖力前进
背着冒尖的方竹笋

一辆辆摩托车加足马力
拖着大袋的方竹笋
背笋工，摩托大军
都是一匹匹苦力马
把山中的好东西
默默往外头转运

山中的路
又窄又陡
用胶鞋反复地碾
用轮胎反复地压
一座山的甜味
终于出来了

上秋山·见白茶

□ 李林荫

秋天的早晨，细雨霏霏，格外凉爽。当世界还沉浸在梦乡的余温中，我已和朋友们出发前往金花村白茶山。

曾游览过几处茶山，但都是在春季，在秋日里走进茶山还是第一次。可得好好见识一番！

没抵达茶园前，一路山色尽是秋意。山路两旁，落叶寂寥的堆积着，收割后的稻田里，只剩下孤独的谷桩整齐排列。由于今年雨水稀少，我原本以为茶树长得稀疏，更何况是在萧瑟的秋季！怎料，刚入茶园，一眼望去，满目苍翠。

茶山已醒，只此青绿。

山坡上，一畦畦修剪过的茶树从山脚至山头次第排开，层层叠叠，宛如梯田。随着地势高低，向上递进，正在展示蓬勃的长势。清晨的这场秋雨恰到好处，像是把茶叶都洗了一遍，叶片上还挂着雨露，晶莹欲滴。

茶叶染出的绿意，如点睛之笔，与周围的秋黄形成鲜明对比，仿佛是在跟秋天抗议。这一绿一黄，将乡村茶山的气息完美地烘托出来了。

微风拂过，同行的小女孩突然打了声喷嚏，不知是因为风的清凉，还是茶的清新？这一幕真是可爱，连不小心打声喷嚏都是“爱秋”。

一路上，当地的村委书记为我们向导。陈书记年轻干练，一袭白色旗袍与白茶之名恰好呼应，常年的茶香，“浸泡”出她不紧不慢的气质，金花村白茶山的前世今生从她口中娓娓道来。

陈书记说：“以前，这里还是山火频发，难以管理的撂荒地。几年前，村里引入企业，在这里流转500亩荒山成立农业公司后，才发展起来了安吉白茶产业。”站在茶山的观景平台，可以明显看到，一些地方茶树长得更为壮硕。陈书记告诉我们，那些地方就是曾经被山火烧过的地方，留下来的草木灰被雨水浸入松软的沙质土壤，与修剪下来的茶树枝叶沤成了有机肥，一直滋养着这里的土地。

朋友问道：“现在茶山多少亩了？一年茶农们的收入怎么样？”

陈书记回答道：“如今白茶基地

5000余亩，年均产出干茶约7500公斤，常年带动当地村民务工60余人，年均增收1万到2万元。除了种植茶树以外，当地村民还开办农家乐、民宿，售卖土特产、特色水果，吃上了“旅游饭”，老百姓的腰包也越来越鼓。”

紧接着她说：“我们这里土壤富硒，还被中国地质学会认定为绿色富硒土地，也是重庆市唯一获得国家认证的绿色富硒地块。”

谈到这片土地从荒山变茶山，再从茶山变金山，陈书记如数家珍，脸上露出自豪的笑容。

她笑着说道：“茶农们都说，如今茶叶变‘金叶’，茶树变‘摇钱树’。以前村民们种茶，种的是粗茶，现在种的可是生态茶、旅游茶！”

在我印象里，茶树是这样一种植物，茶农若是勤快的采摘，它的新芽便一茬接一茬奉献不停，仿佛采它，恰恰体现着茶农对它的爱心。而不停地长出新芽就是茶树对茶农的报答。

想到这里，我追问：“秋天茶园长势这么好，为何不采秋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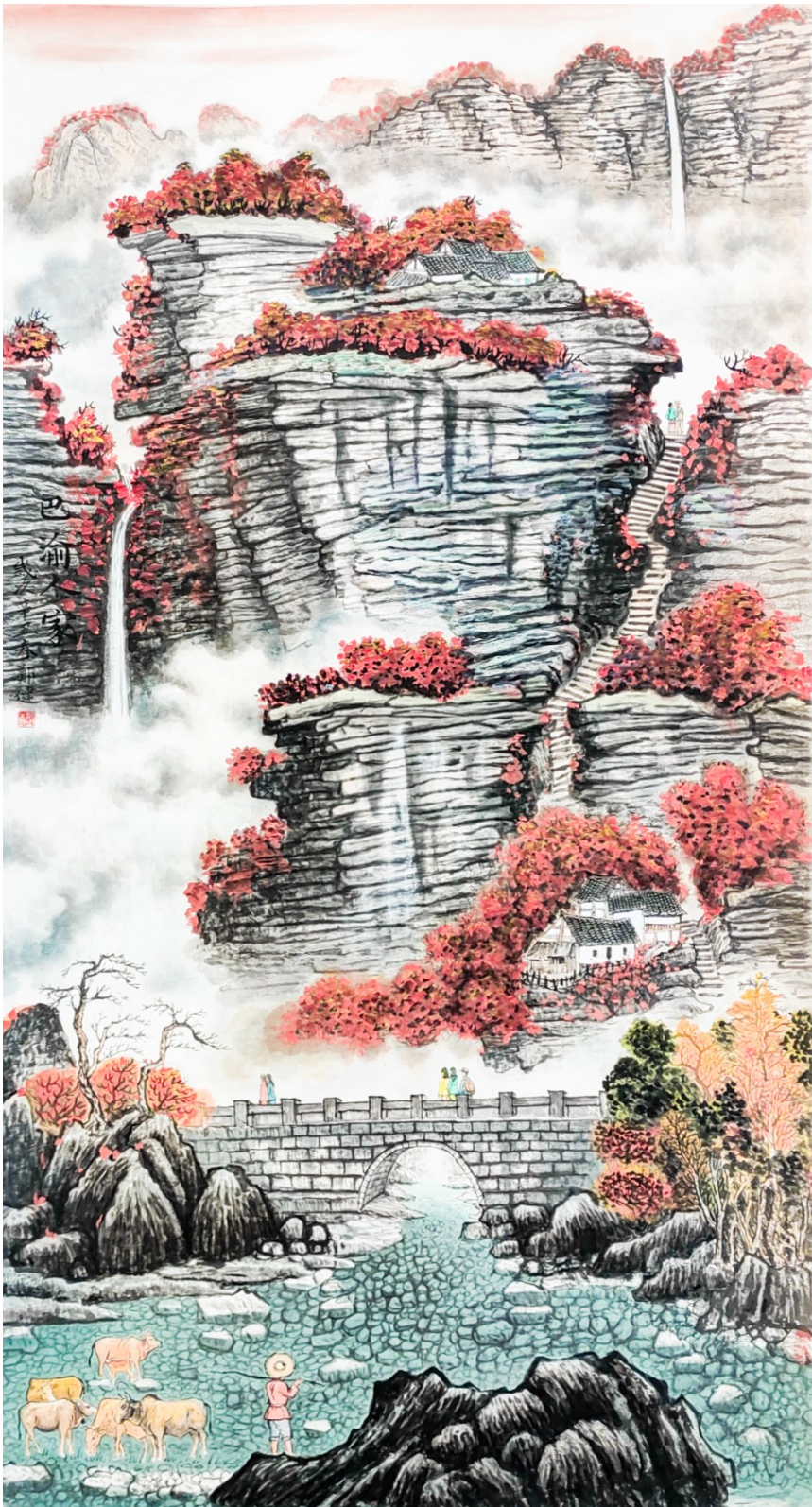
陈书记认真讲解道：“俗话说，‘明前茶，贵如金’，安吉白茶也是如此，其最佳采摘期在春季，此时茶叶的氨基酸含量高，茶多酚含量低，赋予了安吉白茶别样的口感。到了夏秋季节，茶叶的内含物质比例发生变化，就不再适合制作高品质的安吉白茶了。”

“所以，为了保证茶叶品质，茶农只在春季采摘，其他时间则专注于茶山的管理和维护，包括修剪、施肥、病虫害防治等，以确保来年春季能够产出高品质的茶叶。”

听后，我感触颇深。原来一年仅春季采茶，却凝聚了茶农们三个季节的精心呵护与期待。他们用三百多天的辛勤管护，只为那短短二十七天的采摘。我想，在茶农眼里，一畦茶树所新生出来的春芽，分明是颗颗汗水的结晶啊！

返程前，我在路边的茶树上，采摘了几片嫩芽带回家，亦算是体验了“窃茶”的乐趣。

将带回的茶叶放置在书桌上，一边忆着见茶所感，一边用指尖记下，一字一句，都带着金花村的白茶味儿。



巴渝人家

郑健 画